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六十四回 唱驪歌繪芳園餞別 催羯鼓留春館猜花

話說陳小儒聞說他叔姪已回，即命將行李等物，權且安置外書房，然後再細為檢點，發入裡面去。家丁答應退下。小儒起身，走到廳口，看他們一擔一擔的向內搬運。又見他叔姪一同走進，仁壽抬頭見小儒立在階上，忙搶步至面前，向兄長請安。寶徵上來叩見父親。園中王蘭等人亦得了信，皆趕過來相見，彼此各道契闊。仁壽又同了寶徵來至後堂，方夫人早在堂中等候。叔姪前後行了禮，仁壽站著說了幾句，即先自出外。隨後寶徵方請了眾位夫人出來叩見。方夫人見寶徵較初入京時，白胖了好些，身材也覺得比先魁梧，心內十分歡喜。姑蘭小姐此時也隨著婆婆出來，立在背後，偷眼見丈夫穿戴著正四品冠帶，氣概沉肅，居然一位大員。自己回想，也是一位恭人了，雖不便喜形於色，心內卻萬般快樂。

方夫人便問：「何日由京中起身，你妹婿可好？怎麼他還不得外缺？」寶徵一一回答，又代甘露請了安道：「妹夫去冬就以道府記名外用了，因他記掛祖父年老不肯遠選，要待相離江蘇省分近的地方有了遺缺，他才肯來呢。若不因這個情由，別說一個缺，十個缺都選著了。大約至遲不過秋冬之間，都要得外缺的。」

洛珠笑嘻嘻的，一旁插嘴道：「幾年不見，大少爺格外的威儀好了，真合著一位司道大員。前日二少爺回來，也比從前穩重得多呢！全沒有小孩兒家氣了。什麼話，而今你兄弟都做了一方萬民父母，竟是人到什麼地步，即是什麼氣象。」又轉身扯扯姑蘭道：「不說別的，連這一位簇新鮮的道台夫人，都分外端莊了。」姑蘭小姐滿臉緋紅，灑脫了手道：「姨娘何苦拿住我們開心兒呢？」即回後去了。

小黛笑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是話到你口裡，都要另生枝葉，專會打趣人。你打趣徵少爺也罷了，朱小姐也沒有開口，你又將他拉上來說笑一番，嘲得人家站不住跑去了。你說他兄弟脫了小孩子氣，你還不知道扳倒魯家父子一節，據說你家王大人，拜服他兄弟什麼兒似的呢！卻不像你，見面即打趣他。」說得眾位夫人，都笑將起來，寶徵也笑了笑退出。

到了廳前，見仁壽早寬去公服，坐著閒話。小儒亦命寶徵換了大衣。王蘭即扯了寶徵，到一旁坐下，細問奏參魯道同的事。

寶徵由頭至尾，說一句，王蘭點一點頭，贊一聲好。寶徵已說完了，王蘭猶自點頭叫好不絕。二郎忙送了一盞茶過去道：「者香，好可叫完了麼？我看你聽的，還比寶徵說話的吃力。頭要不住的點，好又要不住的喊，我特地送盞茶你潤潤喉嚨，爽性多叫他幾百幾千聲的好。何故呢？預備明兒寶徵到了任，若再做下一兩件有功於民的德政，配得上你叫好，你不妨先行叫下了罷，省得日後累贅。」說得廳上眾人，皆鼓掌火笑，寶徵也一笑走開。

小儒即命擺酒，代他叔姪洗塵。席間，無非議論些京中的各務。更殘酒罷；各回房安歇。仁壽回至玉梅房內，奶娘抱過小姐來見父親，仁壽撫弄了一會，仍命抱去；他夫妻此夕，談不盡別後衷懷，直至四鼓，方吹燈睡下。寶徵回到朱小姐房中，少年夫婦久別重逢，分外恩愛。

次日清晨起身，仁壽吩咐備轎，到總督衙門。寶徵卻不便同去，因仁壽與從龍敵體，寶徵要分尊卑，只得備下手本，來日一人單去謁見。仁壽到了督署，投進名帖，頓時兩邊吹打，放炮開門，從龍直接到堂口，攜手入內見禮，分賓就座，各敘別後寒溫。仁壽即說到寶琨在南昌，「例應迴避，本該小弟做主，因屈在叔姪，此事惟有清單奏」。

從龍道：「自聞你放了江西，我即思量到此處。相巧昨日接到安徽巡撫咨文，知安慶府屬懷寧出缺。懷寧亦是皖省首邑，以首邑調首邑，於例甚合。只有引見一事，須與安徽撫台商量，會銜保奏。俟到任後，再行給咨送部引見。若調缺又要入京引見，豈不多出一層事來。倒是南昌百姓，平空的去了一位仁愛的父母；懷寧不意得這一位好父母，來撫治他們。可見是各處的造化不同。」

仁壽道：「二舍姪語承關頭，家兄及弟等迄今猶感不去心。一切多仗大力，悉遵尊見調赴何處何缺就是了。若將懷寧給他，更外好的了。將來大舍姪亦屈在下僚，尚望栽培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我與令兄情同手足，即係分內之事，介臣何得出此套言，見外於我。」

彼此又說了一回話。茶罷，陳仁壽便起身作辭。出了督署，又往祝府等處，走了一趟方回。將從龍代寶琨調缺懷寧的話，說知小儒，眾人亦甚以為是。

次早，寶徵來謁從龍，行過禮稍談數句，即邀寶徵入內書房，寬去外服，各敘私見之情。從龍即說道：「寶琨調缺懷寧，你父親等人以為可否？好在皖省民情，較江西易治。再則你列上海的任，等你一月假滿，我即給札你去。江蘇省各司道的缺分，要推上海為首，俗說有金上海之稱。既是美缺又是個升缺，你初任得此，倒不容易的。」

寶徵答應了聲是道：「小姪得上海道這個缺，乃上荷君恩深重，又托伯父的福庇。小姪倒不喜這美缺升缺，所喜在伯父管下。小姪是初任，恐有不到之處，可以得伯父指教。至於舍弟的事，昨日二叔回去說了，家父深為感激。命小姪先行叩謝，改日家父還要親自過來。」從龍道：「此乃公事，何謝之有？你父親也太覺多情了。」又問到參魯道同一節，及京中一班舊交，寶徵一一答過，方作辭回來。

早有眾家親友聞得他叔姪已回，都來邀請他叔姪。仁壽一概辭謝，只有幾家至戚，誼不容卻，去走了一遭。又專差至揚州；將甘露的家書送去。

連日裡面程婉容，小鳳等人，皆住下沒有轉去。小風因玉梅起身在即，不忍分離，恨不能日夜一處的行坐，還講說不盡。所以婉容也不好先自回去，即計議到代玉梅，姑蘭送行。一則他們遠別，理當祖餞。二則今年春天過去了大半，為著，七七八八的事情糾纏，都未曾賞玩園子，豈不有負春光。自瓊珍同小憐去後，即冷清了許多。現今玉梅他們亦要遠行，將來兮外人少，沒了興頭，不若趁此熱鬧他兩日。

方夫人等聽說，齊齊稱好。即約定來日在奪豔樓，吃一日酒，帶賞牡丹。再叫班小戲子來，在樓底下彈唱，並不用演扮，只要下地串著清唱，似覺雅趣些，比那鑼鼓喧闐，吵得人慌慌的好多著呢！眾夫人議定，便傳話外面預備。外邊王蘭等人，也擇定是日在綠野堂擺酒，代仁壽、寶徵餞行。惟有梅仙、五官不肯附分，他們要合著單請一天。仁壽推辭不脫，只得依了他們。

次日，方夫人等梳洗已畢，早旁午時候。齊往園內，見奪豔樓上擺的齊齊整整，一班小戲子們早在樓下伺候。眾夫人序齒就座，分著兩席：東邊是玉梅首席，方夫人，洪靜儀，程婉容，蔣小鳳，江素馨作陪；西邊是姑蘭小姐首席，姑蘭本不敢坐，被洛珠強拖硬拽的推了上去。隔席方夫人見他們謙讓不休，便叫姑蘭向眾人告個罪，權且坐一坐罷。朱小姐聞婆婆吩咐，方肯入座。陪客是聶洛珠、林小黛、沈蘭姑、巴月娥等四人。

樓口又安了一席，是巴老太，伍氏、穆氏，王氏，宋二娘，錦箏等人。方夫人又賞了一桌酒，與紅雯等一干大丫頭，叫他們在樓後退間裡坐，輪班上來督率著小丫頭們服侍席面。紅雯渚人，也樂得借此代玉梅、姑蘭房內的丫頭送行。眾夫人坐定，酒過三巡，下面即叮叮噹噹吹唱起來。

此時綠野堂上，也擺了兩桌：這邊仁壽首座，小儒，王蘭，雲從龍，祝伯青一席，那邊眾人亦硬行扯了寶徵首座，馮二郎，金梅仙，柳五官一席。他們也叫了說平詞的，耍戲法的，來階下伺候。少停，愛文文雅雅聽說書的，熱熱鬧鬧變玩意兒的，各隨其便。

園內是紅飛綠舞，廳上是醉月飛觴。連內外的男女僕婦，都忙得如穿梭相似。席上無非海味山珍，說不盡繁華富貴。晚間，方夫人又叫在香港綺國前，高低遠近點了無數五色玻璃羊角等燈，照耀得一簇牡丹花，分外鮮妍，大有臨風欲舞之態。復又添杯洗盞，換酒增肴。將前面窗櫺全行下落，酒席挪到欄前一順兒擺開，人皆對花而坐。真乃花容人面，奪豔爭妍。直暢飲到三鼓以後方

散。來日乃梅仙，五官的東道，曉得方夫人等今日沒有酒席，也擺到奪豔樓去，好賞花飲酒。

過了這兩日，仁壽、寶徽即打點動身，裡邊玉梅，姑蘭也忙著收拾。假期將滿，仁壽同了寶徽又往各家告辭。在碼頭上封了十數號官船，仁壽白坐一隻，玉梅同奶娘貼身丫鬟另外一隻，其餘盡是幕友，家丁們乘坐。寶徽也僱了幾號大船，選定黃道良辰，一同開行。

到了臨期，仁壽、寶徽換了公服，先叩別家祠神龕，然後拜辭小儒，方夫人等。在堂口坐轎起身，除了小儒不送，王蘭等人皆送到城外，合城大小官員及親友等，都來走送，待他叔姪落了船，方才回城。玉梅，姑蘭帶著眾人，亦紛紛各自下船，兩邊鳴鑼張帆，分道而行。

仁壽如今是一省封疆，好不威武，才出了境，即有江西大小印官，趕上來迎接。一路經過地方，紛紛迎送不絕。到了省城，擇吉接篆，所有到任例行各事，以及專折謝恩，甄別在省人員等情，無須贅敘。從龍見仁壽起了身，即出奏寶徽迴避調任一節。俟奉到上諭，便札凋寶徽赴懷寧新任。再說寶徽的船，抵了上海境界，早有各府州縣前來遠接。到任煩文，亦不須交代。

蔣小鳳自玉梅動身以後，時時悲感。方夫人也覺得媳婦遠離，又因姑蘭身懷六甲，未知一路平安，甚不放心。多虧程婉容等眾位夫人，百般的從中調笑分憂。適值寶珍小姐從揚州回來，方夫人因女兒許久不歸，見了面才算歡喜。小鳳也被眾人勸說，始漸漸放下思念玉梅的一片心事。

此時正交四月中旬天氣，留春館前芍藥大開。婉容便鼓興要賞芍藥，自己先備下東道，請來日看花飲酒。眾夫人難卻他的美意，只得允了。便叫小丫頭們，早一日去留春館打掃。婉容清晨即抽身梳洗完畢，過來催著眾位夫人收拾，叫人開了耳門，來到留春館中。見一字擺了三席，因婉容也約下巴老太等同樂一天。今日是家常便宴，不用遜讓，各挨次歸座。使婢們斟上酒，飲過一巡。

婉容道：「我們也得要熱熱鬧鬧，難不成他們去了幾個，就振作不來了麼？況且這啞酒亦漠然無趣，我想行令分題費人思索，拙拳猜枚又太嫌過俗。不若折枝芍藥花來，打鼓傳花，花到誰人手裡，鼓止了即是誰人飲一杯酒。這令又公道，又爽快。

只要人多，就好行的，我們今日的人也不為少了。你們看著可好不好？」方夫人道：「我們就行這傳花令，好得很，叫我家紅雯丫頭到簾子外打鼓去。」又親到花田裡，折了一枝連蒂夾葉的頂大深紅重台芍，藥來，放在席上。小丫頭子早將一面銅釘密布的花腔皮鼓取到，又在簾外安了一張小座頭，讓紅雯好坐著打鼓。

洪靜儀道：「大姐姐單單要他家紅雯司鼓，其中難保無關顧。而且紅雯這小蹄子，很會弄鬼。別要我們著了他主僕的道兒，吃了酒，還要惹他們笑話呢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可不是你瞎子見了鬼麼？這個有什麼關顧，你相信那個，即叫那個去打鼓，並不一定非紅雯不可。別要少停你多吃了酒，說著了我家主僕捉弄。」洪靜儀道：「換倒不用換他，只不許他看著我們，要遠遠的坐了去打，我才放心。」紅雯聽說，笑了笑，將座頭挪到花田邊，牆腳下去了。

婉容道：「你們不要鬧旁支兒了，聽我交代行令規矩。就從我行起，做令官的，要吃一大門面杯。再傳花到何人手內，鼓聲住了，此人喝一杯酒，隨口念一句古詩，要中間有一花字。數去花字臨著誰人，即是誰為令官，由他傳起，若花到令官手內鼓止，令官只念一句詩，免吃罰酒。不是偏護令官，他既吃過門面杯，不能再吃罰酒。不然做令官的毫無好處，還要多吃一杯，未免有苦樂不勻。」

眾夫人皆點首道：「此令倒還公道有味，我們好行了。」便吩咐紅雯起鼓。紅雯將鼓架在面前安好，高高揸起衣袖，又用手鐺壓緊，露出兩彎雪白膀臂，拿著一對鼓槌，先在木邊上打了兩下，隨後緊慢自如，次第敲去。那鼓聲打到緊時，如滾珠撒豆一般，甚為可聽。

婉容聞鼓聲已起，便吃了一大杯酒，乾杯照了席，將芍藥花遞在肩下的人手內，一個個挨次傳遞，恰恰一轉過來，花到方夫人手中，忽然鼓聲停住不打。洪靜儀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。古語作法自斃，真正不錯。偏生頭一次即輪到你停鼓，若有暗使之者。」方夫人亦笑道：「你以為笑我受罰，不知我巴不得罰這一遭兒呢，足見叫紅雯打鼓，並非有意，亦可見我之心跡，至公無私。」

洛珠笑著搖頭道：「罷喲，快說花字流觴過令罷。這件小玩意兒，還說什麼公呢私呢，別要笑壞我的肚腸。」方夫人把門面杯吃完，即念道：「日高花影重。」順著數去，該小黛行令。小黛接過花，也乾了一大杯。那階下鼓聲復作，眾人又傳了半晌，花到靜儀手內，鼓住了。方夫人笑念句佛道：「幸而此刻輪著了你，沒有話說。若頭一遭兒輪著，又說吃了我主僕的捉弄。縱生出一百張嘴，也分割不清。」

靜儀並不回答，舉起酒鍾一口吸盡，念了一句：「行到中庭數花朵。」眾夫人稱贊道：「這句詩倒甚貼切，不比隨口過令只要中有花字。真難為你想得到。」數去該洛珠的令官，亦照樣而行。傳了半日，有輪著一次的，有兩次的，尚有輪不著的。婉容即命停了此令，又取了個兩截細雕水磨大方竹筒來，下一層叫小丫頭們在園內，彩了數十種花來放下。「行此令者，隨手在下層花朵中，揀一枝放在上層蓋好，使同席眾人去猜，猜著的令官喝一杯，猜不著的本人吃兩杯。每人挨行一次，交了頭止令。所以行傳花的令，總名曰傳花猜朵，必須此令收場」。

眾夫人見天色不早，隨意進了點飲食，散坐盤桓。那邊席上，巴老太等人散了席，即大家到園裡閒逛去了。小鳳又說到玉梅，「現在江西只剩得一人，較之我們猶覺冷清。遇著花朝月夕，也不過他夫妻對酌，以應故事而已。大約我們在這裡念他，他亦在江西念著我們呢，好說：『我起身的時候，賞的牡丹，而今又該賞芍藥了，不知恁的熱鬧呢！』」說著，小鳳的眼眶兒，不禁紅了起來。

素馨見小鳳又感動了思念玉梅之意，忙用話岔開道：「大凡人的生命，是最難料的。即以玉梅妹子而論，當日跟隨小鳳妹妹，乃一侍兒，縱然日後收場大好，也不過配一經紀買賣人家，即算是出淤泥而登霄漢。不意雲大人存此一番美意，提拔於他，又有個陳大人附會，玉成其事。真正玉梅萬想不到，今日為八座夫人。固然是他的造化，亦是雲陳二位的好事。俗說，女子命如柳絮，隨風飄揚，能高能下。現今他這柳絮，真乃高接青天了。還有秋霞，錦箏兩個丫頭，雖不比玉梅妹子富貴極頂，亦可為青衣中之特出。秋霞嫁了王喜，官職雖小，也是一位太太。錦箏配與五官，均是郎才女貌，且而五官本係好人家子弟，如今又捐納了前程，不為辱沒了錦箏。不知現在這一班丫頭中，可有幾個像他們的了。我看惟有大姐姐房內紅雯丫頭，品貌又好，人又伶俐，將來可以有點福氣。依我的愚見，不如大姐姐代陳大人收在房內，免得發出去配人，未知是好是歹。況且大姐姐身邊，實在少不了他。因主人還沒有開口，他即先意承志的做去，也怪不得大姐姐疼愛他。果然收了房，仍舊如貼身一般，照常伺候做事。不則至遲二年，萬不能再留住他不配給人了。今年紅雯可是十九歲了麼？」

洛珠一旁插嘴道：「可不是呢！真個你我兩人，一樣的心思。日前我們閒話，也說過的。陳太太說好是好極了，無如紅，雯過於尖刁，又生得有幾分姿色，凡事心高志大，喜事爭先，怕的日後房幃不和，由此多了是非。我聽他說到此處，就不便再說了，其實與我們毫無干涉。我因紅雯這丫頭，若配個小於及平等戶人家，不免可惜。譬如一朵姣花，落在糞土裡去了。」

方夫人笑道：「你們不過為紅雯生得好，勸我替我家老爺收房。我也知去了紅雯，好似少了一條膀臂。若收在房內，明雖作妾，即如在我身邊伺候一樣。殊不知我的心事，卻另有想頭。因為紅雯生得嘴強舌快，凡事不肯讓人，在我跟前料想他也不敢十分放肆。怕的沈姨娘為人忠厚溫和，背了我受他牽制。還有我家老爺生性拘謹，連日前沈姨娘來此，他尚執意不行，恐人議論。日下又有了這等年紀，若再叫他收納紅雯，不言可知，他定見是不依的。如沒有這兩層關礙，還待到今日你們來勸我，我久經做下了。」

洛珠聽了，對著素馨點頭道：「這句話倒有點意思，陳大人是最古板的。」婉容正在裡間看壁上字畫，忙走至外間，笑嘻嘻向素馨。洛珠道：「你們快別要信他鬼話，還虧你們說他說的不錯。其實他是吃楊梅的心重，怎好對你們直說，只得借這一篇大道

理，掩人耳目。你們想一想，就是紅雯收了房要欺沈姨娘，有他這位正室夫人壓住了頭，當真紅雯是三頭六臂麼？」

方夫人正要回答，抬頭見巴氏等都走了進來道：「太太們今日這般高興，還在這裡說話，天好將晚了。」說著，丫頭們早點了手燈，上來伺候。方夫人等即起身，仍由耳門回轉上房。眾使婢將留春館內收拾清楚，關鎖了耳門，各回後進，預備眾位夫人晚飯。

少頃，小儒回後與方夫人說了一回閒話，即往蘭姑房中安歇。蘭姑俟小儒睡下，吩咐媚奴在房內，「伺候老爺叫喚，我到太太那邊去去即來」。便悄悄的走過，見方夫人獨坐在燈下出神，忙送了一盞茶，笑盈盈的低聲說道：「日間祝太太與轟姨奶奶說的話，太太以為何如？」方夫人笑道：「我已經說明不能的情節，你此時來問做什麼？」蘭姑道：「太太的意見我也仰體得出。既恐老爺不行，又恐紅雯背地裡欺負我，這是太太恩典，顧惜我的處在。不然即是雲太太所說，有太太壓服住他，還怕紅雯做什麼？太太所慮的是他暗中挑撥，不及防閑，生出是非來。」

方夫人笑著點點頭道：「你既能領略這情理，還來問什麼呢？」蘭姑又走近一步，笑說道：「非是我瑣碎來問太太，我看紅雯不是個心地不明白的人。太太既抬舉他，給老爺收房，是何等體面，他也知道感激的。而且太太又這般聖明，他敢使心眼兒麼？不過想欺負著我，一來有太太壓制住地，二來老爺也不是那樣聽背後言語的人。我因為太太各事，紅雯倒分去了一半，我雖來了多年，萬不及他。明兒紅雯開發出去，難道仍要太太自己操心麼？我們看著也不安，若要學他，實在又學不上。還有一件事，只是太太的明見我方敢斗膽說一聲兒。自從添了森兒，不無多出些針線，如把紅雯收房，他即可伺候老爺太太身上的事，我即一心一意的照顧森兒，豈不一舉兩便。若恐老爺執性不允，有太太硬做了主，老爺也沒有說的話。」

方夫人聽說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你可是真願意的麼，還是假話？不要收了紅雯，日後你追悔不及，再到我面前訴苦，我那時可不管的呢！你倒仔細的心裡思量思量，不要圖一時說得爽快大方。」蘭姑笑道：「太太談的什麼話？我怎敢用假話來騙太太。這件事，我久已有心，不是祝太太們今兒說起，我也不好說及。日後就是紅雯真個欺了我，我也沒得怨的，太太只管放心。」方夫人道：「夜已深了，你去睡罷。且待明日，我自處置。」蘭姑應了聲出來，仍回自己房內。小儒尚未睡熟，便問道：「你在太太那邊好半會，做什麼？想又議論到什麼好事兒了。」蘭姑也不答言，即叫媚奴與小丫頭們退出。推上房門，走到鏡台前卸了殘妝。轉身坐在牀沿上，一面換著睡鞋，一面即將方夫人所說的話，細講了一遍。

小儒聽了，雙手齊搖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只當你們說的什麼好話，原來議論的這些沒要緊的事件。也虧你們好意思說得出口，倘被人家聽得，豈不是人笑話麼！太太斷不會說這句話，他深知我的心性。這都是你的主見，多分你服侍我的厭煩了，要個人米替替你的手兒，可是不是呢？」

蘭姑聞說便站起身，摺下臉來道：「好扯淡，這是太太的一個人的意見，與祝太太們商量的，與我什麼相干？將才太太說與我聽。你問我，我好意告訴你，反說我厭煩服侍你。我若怕服侍人，當初也不到你家來了。難不成過了幾年，又懊悔了麼，真正是笑話。」小儒見蘭姑認真，自知失言，忙陪笑道：「我不過同你說笑罷了，看你怎麼樣的，你倒發急當起真來。你聽聽，好交三鼓了，今夜睡遲，明早又要嚷眼睛痛。」說罷，便翻身朝裡睡去。蘭姑唧噥著道：「不說他的話惱人，還說我好認真髮急。」也寬衣睡下。

次日，小儒起來洗了面，正欲出外，見小丫頭進來道：「太太請老爺說話呢。」小儒聽了，即往方夫人房中走過。未知方夫人來請小儒，他夫妻有何計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